

种活一棵树，就多了一个伴

——记植树防沙15年的内蒙古额济纳旗退休干部图布巴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力

时代先锋

辽阔阿拉善，茫茫戈壁滩。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镇，这个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面积同海南岛差不多的镇子被巴丹吉林沙漠团团围住。东风镇的年降水量不足37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700多毫米。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后，一大片绿色猛然映入眼帘。

车停下来，记者见到了内蒙古额济纳旗退休干部图布巴图，这个身高不足1.6米的老人从梭梭林下满脸笑容地向记者走来，“欢迎欢迎，我就是图布巴图”。

欠了“账”，退休也要还

2002年，古日乃苏木还没有并入东风镇。先后担任苏木达（乡长）、人大主席的图布巴图刚刚50岁，但工作已满30年。按当地当时的政策，可以告老还乡、享清福了。

工作时忙忙碌碌的图布巴图决定退休后先出去转转。到南方旅游时，有人问他从哪来的。“额济纳旗。”“知道，不就是那个刮沙尘暴的地方嘛！”图布巴图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本准备继续旅游的他，不到一周便打道回府。

“我的家乡哪能这样被人记住呢。”图布巴图领着记者看沙地周边的芦苇，“我小时候，古日乃芦苇翠绿，是一大片湿地，只有从飘出的炊烟里才能找到苇丛里的蒙古包。骑着骆驼过林地，衣服常被茂密的梭梭挂住”。

然而，再好的生态环境也经不住人的折腾。伐木烧炭、粮食自给、换新树种……几个回合下来，古日乃落得个“一干二净”。

大风一起，巴丹吉林的沙就“活泛”了，沙尘暴遮天蔽日。“风起西伯利亚，沙起额济纳”，一度成为媒体热词。“我当苏木达的那几年，主要精力都在抓牧业税入库，生态建设没放在心上。”图布巴图开始反思，“结果，乡亲们没富起来，环境也变得更差了，我是欠了生态‘账’的。”

曾主导第二轮草原承包的图布巴图知道，在临近巴丹吉林沙漠12公里处，有一块近万亩的荒漠。那片荒凉的土地上寸草不生、无人问津，常常有气旋卷起黄沙，滚滚而起直冲云霄。号称新的“大漠孤烟”，令人望而却步。

办退休手续的那天，图布巴图带上了去巴丹吉林边缘承包2000亩荒漠种树防沙的申请书。苏木领导看到申请书后哈哈大笑：“老领导啊，牧民们一辈子侍弄草场放牧牛羊，论身体、论经验



图布巴图(右)和妻子在查看树苗。

本报记者 陈力摄

沙漠夜空中的一颗星

晨 砾

机关单位和牧户纷纷进入小城镇。残垣断壁风沙过，极目萧条三两家。星幕下，劳累了一天的图布巴图两口睡得正香。即使没有客人来访，炎热的夜晚他们也睡在院子里。图布巴图的家，也没有大门，他随便用齐腰高的铁丝篱笆一挡就当门了。但是，这些都不会妨碍老两口夜夜睡得香甜。床下是大地，头顶是苍穹，爽！也不搭蒙古包，麻烦。如果起风了下雨了，卷起铺盖回屋就是。

晚上10点一过，他们就已睡下，因为多株，集中连片500多亩，为巴丹吉林沙漠竖起了一道10多公里的梭梭围栏。图布巴图一家先后获得阿拉善盟“生态建设标兵”、自治区“最美家庭标兵户”、全国妇联“全国最美家庭”、中央文明委“全国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图布巴图，蒙古族，65岁，名字意为“坚韧”。退休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古日乃苏木苏木达（乡长）等职务，退休后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承包荒漠2000亩，坚持不懈种树播绿。

15年来，图布巴图带领家人种植梭梭等沙生植物5万

哪点不比你这个当干部的强，人家都不敢揽这营生。您这小身板，小心别叫‘大漠孤烟’给吞了！”图布巴图听了不为所动。老伴也劝他：“去公司你是往回拿钱，去治沙可是往外掏钱啊！”图布巴图仍旧笑而不答，继续递上申请。同事们见他态度坚决，只得给他盖上了古日乃苏木鲜红的大印。

“我大学毕业后，有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机会，但我选择回到家乡古日乃。工作以后，我先后在额济纳旗水电局、经管站、财政所工作，我三次要求回到古日乃。”图布巴图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退休了，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还要留在古日乃治沙种树，这是我的最佳选择”。

为了树，全家齐上阵

图布巴图不曾想到，他的选择遭到了家里人一致反对。

妻子陶生查干退休前是小学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名字意为“草原之鹰”的儿子嘎啦雄浩尔早已“飞”到县城来呼布，名字意为“沙漠之花”的大女儿洪格尔珠拉和名字意为“戈壁之花”的小女儿洪格尔朝格，也“盛开”在县城来呼布。平时聚少离多的家人本以为图布巴图退休后，一家人就可以在县城团聚了。

图布巴图开始给妻子做工作，“孩子跟着父母，他们就总有依赖，成长慢。再说了，父母跟着孩子，总被照顾，咱们也老得快呀”。知道妻子喜欢小动物，图布巴图特地买回了7只小羊羔，“等这几只小家伙长大了，咱们再回县城不晚”。

果然，7只小羊给陶生查干带来了“营生”：抱着弱羔喂料、领着强羔散步，“被需要”的老教师渐渐舒展了眉头。再看图布巴图，每天起早贪黑，一趟又一趟地往荒漠里背树苗、运水桶，老脸被沙地烤成了古铜色，双手被树苗扎得贴满了胶布。陶生查干圈起羊羔，出现在图布巴图种梭梭的工地上。

看到父母铁了心要治沙，图布巴图的几个孩子也开始回家帮忙。“我们说是回来帮爸妈干活，其实也干不了多少。”嘎啦雄浩尔笑得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担任了额济纳旗兽医站副站长，小妹妹下乡担任大学生村官，每天都很忙。但一有时间，我们就会回去帮他们种树”。

15年来，光是运水，图布巴图就骑坏了7辆摩托车。一开始用毛驴拉运塑料水桶，效率很低，后来他就改用摩托车拉运，最早的小摩托能载8个8



图布巴图在给小树浇水。

邓 华摄

斤重的水桶。现在，图布巴图换了辆大摩托车并做了改装，一次就能挂载48个水桶。种树的季节，每天往返四次就可以拉去192桶甘泉。

如今的2000亩荒漠里，超过图布巴图身高的树木已达1万多株，算上正在生长的树苗，图布巴图已给戈壁“绣”上了5万多株植物。

日子，总是苦尽甘来。绿色在延伸、畜群在扩大、孩子在成长的同时，图布巴图和陶生查干先后患病。由于常年骑摩托载重，2009年图布巴图前列腺炎和胆结石并发，手术回来后他的身体大不如前。陶生查干则在2012年突发脑溢血，一度不能说话，瘫痪在床。

妻子卧床期间，图布巴图成了护理员和炊事员。后来妻子病情好转，图布巴图就领着她在林地散步，告诉她那棵长得慢的小树，他给起名叫“小老头”；那两棵胡杨，他给起名叫“钢良好耶乐”，汉语意思是“美丽的一对”。陶生查干疲惫地笑笑，说不出话。他把旗妇联报选“全国最美家庭”的推荐表念给妻子听，“每年春天的种树季节，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人们总能看到两位老人身背水壶、手拿铁锹、埋头苦干的身影，他们就是原古日乃苏木的图布巴图和陶生查干夫妇……”陶生查干苦笑着摇摇头，还是说不出话。

2015年5月17日，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的图布巴图载誉归来，旗里的座谈会没开完就赶回去看望妻子，陶生查干孩子一样扑倒在他怀里，张了几次嘴试图说话。最后，真真切切地听见了她冒了一个字——“羊”，平生第一次，图布巴图的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有了绿，黄沙变金山

初夏，梭梭的花开了。别人不知道，图布巴图知道。秋天，梭梭结籽了。图布巴图从苞里剖出种子，压在舌下，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沙丘。含了20多分钟，拿出来一看，芽大了。图布巴图兴奋地蹦了起来，匆匆回到树下寻找，一颗颗嫩苗不就是小梭梭吗？他赶紧用砖头、石块、树根把小苗围起来。

“生态环境好了，野兔、野鸡、狐狸都来了。如果野兔咬了梭梭苗的根部，这株苗就完了。”图布巴图说，“除了防兔子，还得防轮子。一有车进来我就紧张，后来就用摩托车的废胎把幼苗

圈住。现在我的沙地里有50多个废轮胎，都是标记用的”。

早些年，图布巴图夫妇每年的退休金不到10万元，可是15年下来，买苗、买车、打井、加油，就已经投进去80多万元。梭梭没长多大时，为省苗木钱，他就开始了各种实验。把梭梭的枝条剪断，泡上两天再埋到土里，也长出了梭梭。把胡杨的根挖下一节，再埋进土里，小胡杨也冒出来了。如今，留守在古日乃嘎查和他做伴的那顺、阿拉腾苏和两位牧民都佩服不已，便给那个挖根的地方起名叫“图布巴图胡杨坑”。

过去，图布巴图种树总要挖一个大坑，费时费力效率低。渐渐地他摸索出了窍门，他用钢钎在荒漠上打一个洞，植入树苗、培土、浇水，省时省力。“我当过赤脚医生，用粗针扎病人，病人肯定龇牙咧嘴。挖坑也是一样，洞太大，地也会‘疼’的。”

后来，又有专家来给牧民们讲解在梭梭林下嫁接苻蓉的要领，步骤是先把梭梭的根部剖开，放入种子再用薄膜缠住。图布巴图又动起了脑子，“我觉得有道理，但就是麻烦。后来试着只把苻蓉种子埋在梭梭附近，结果收获的苻蓉照样不少”。

“我在农牧林水领域专家会上不止一次讲过，农业科技一定要接地气。”额济纳旗副旗长陈铁军说，“我让他们少在实验室坐着，多来图布巴图的林地里走走。正是像他这样的土专家，摸索出了适地适情的沙漠绿化之路”。

沙漠变得越来越绿，当地人也从绿色中发现了致富的门路，古日乃嘎查支书达布拉甘就是其中之一。从前他家只养骆驼，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却挣不了多少钱。后来，达布拉甘跟着老领导图布巴图学种梭梭、嫁接苻蓉，生态好了，钱袋也鼓了。现在达布拉甘一年的收入将近40万元。“村看村，户看户，牧民看干部。”东风镇副镇长田俊玲说，“现在古日乃嘎查有100多户牧民都投入到沙产业中，通过梭梭和苻蓉打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户均增收4万元”。

过去，阿拉善盟每年沙尘暴肆虐几十次，现在不到9次了。“盟领导说了，阿拉善就是一个生态功能区，生态好了致富就有门路了。”先后获得“全盟生态文明户”“全国文明家庭”等荣誉的图布巴图，觉得担子更重了，“我的2000亩荒漠还没绿化完。我还得多干几年，在这里竖起一道绿色屏障”。

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围封沙地，“绣”上5万多株梭梭等沙生植物，集中连片500多亩。

15年来，图布巴图从没感到过孤独，每种活一棵小树，他就觉得“多了一份陪伴”。图布巴图有的只是乐观和豁达，他觉得，还了曾欠下的生态“账”。即使百年之后，他们老两口种下的“夫妻胡杨”依然“千年不死”，死了也“千年不倒”，倒了也“千年不朽”。那些亲手栽下的植物会替他和老伴继续守望家乡的生态。

在额济纳旗1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图布巴图那2000多亩地不过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望着星光下熟睡的老人，却突然觉得他就是沙漠夜空里的一颗。可能不大，可能不亮，但他用余热在发光，这样的光亮可以给我们做事提供角度，给我们做人激发正能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璀璨。

361行

上海铁路局工务段员工：

铁路“医生”守平安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陆应果

8月份的江南，热浪灼人。

当京沪高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驶过丹昆特大桥时，几乎不会有乘客注意到，在高铁钢轨下方的桥体箱梁内，有一群铁路桥梁工正冒着酷暑，在“桥肚”内检查设备。

“架通京沪高铁丹阳至昆山的丹昆特大桥，全长164公里，有4995个桥墩、19392个桥墩支座、77568个螺栓……这些部位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行安全。”刚上到桥墩，上海铁路局工务段苏州北高铁线桥车间桥梁工区副工长龚明华介绍道：“这儿是我们‘桥梁医生’的检修岗位，‘桥肚’的每一处，我们都特别熟悉。”

由于混凝土热传导效率较低，经过长时间高温炙烤后的桥体外壁，不断将热量向梁箱内传递。箱梁体“桥肚”内缺氧、低压、不通风、闷热。梁体内部的温度已经接近50℃，不到10分钟，汗水就把大伙的工作服浸透。

“这里就是一个大蒸笼，在这工作就像免费洗桑拿。”技术员陶三东抹了抹汗珠，打趣道，“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况且巡检工作人命关天，马虎不得，精力高度集中，也就顾不上热不热的了”。

为了不落下一个死角，不放过一处隐患，炎炎烈日，这些“桥梁医生”每天都要戴着顶灯仔细“听诊”。一天下来，他们需要用手锤在支座螺栓上敲击5000多次，加上触摸、聆听、目测，以及对梁体、支座的检修，不到3公里的往返长度，往往需要至少5个多小时才能完成巡检。

与此同时，浙江金华东车站内检修作业场内，一群货车检车员正在烈日下作业。他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身着黄色检车工作服，脚穿防护鞋，头戴草帽。他们手持检点锤、电瓶灯，胸前挂着对讲机，腰后别着大扳手。

正午时分，在车下行场的中部待检室内，下行一班第一组检车员们匆匆吃过午饭，便在值班员的来车提示下，带上工具赶往作业场。

接车完毕，铺设防护信号后，一组4人分头尾两档，开始往列车中部碰头分车。此时现场的环境温度高达60℃，水泥板表面温度高达73℃，没一会，所有人的额头都布满了汗珠。“我们只能靠喝大量的盐汽水来补充盐分和水。”第一组组长黄少华说，“像今天这样的高温，一个白班下来，平均一位检车员单单600毫升装的盐汽水就要喝掉四五瓶”。

“在我们车间，像这样的检车小组，白班平均每个小组检车12趟左右，平均每趟作业至少半个小时。”在对信号的时间里，黄少华的手臂上汗水流淌，脸上的汗珠子更是顺着头发、眉毛、鼻尖不断地往下滴落。“精检车辆，保障列车安全，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黄少华感慨道，“只要每一列火车都能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再苦再累我也觉得值得”。

印象

用爱点亮希望

37岁的胡明明是河南夏邑县人，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随着年龄增大，她的双眼只有光感，没了视力。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胡明明先是到郑州一家按摩学校学习盲人按摩技术，并拿到了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书。2013年，胡明明又被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录取，学习针灸按摩。

毕业后，胡明明开了一家专门针对婴幼儿的专业按摩店。由于按摩专业到位，胡明明赢得了不少顾客点赞。如今，胡明明已开了第二家按摩店，并雇用了不少残疾人，帮助他们就业自立。谈起现状，胡明明充满感恩：“以前很多热人帮助过我，现在我希望把爱心传递下去，让更多残疾人看到生活的希望。”

苗育才摄影报道



胡明明在为幼儿做推拿按摩。



胡明明(左)在和盲人技师交流推拿按摩经验。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颖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